

古文辭類纂

冊
七

雜記類七

古文辭類纂五十八

王介甫慈谿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
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
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
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技一曲之
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
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
其學之所自。遷徙徧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
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
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
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
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

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與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令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

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卽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邪。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

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王介甫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揚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

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各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王介甫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陽洞者。以其在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

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
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
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
雖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
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
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
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
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
明也。旣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
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
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
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
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
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

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予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茅順甫云逸興滿眼餘音不絕

王介甫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賜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

絕幽窮隱伏。人跡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卽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為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邱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王介甫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彛按隸耕字本仲永生五年。

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卽書詩。

四句。並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邪。

鼉无咎新城遊北山記。○。○。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閒。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

臥者如蚪。松下草閒。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閒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蛇。其上有鳥。黑如鶻。赤冠長喙。俯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峯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攜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睥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閒。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旣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暮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閒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閒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旣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歸熙甫項脊軒記 ○○○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

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孀以指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扉，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沼井之蛙何異？余旣爲

此志後五年。余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歸熙甫思子亭記。○○

震澤之水。蜿蜒東流。爲吳淞江。二百六十里入海。嘉靖壬寅。余始攜吾兒來居江上。二百六十里水道之中也。江至此欲涸。蕭然曠野。無朝川之景物。陽羨之山水。獨自有屋數十楹。中頗弘邃。山池亦勝。足以避世。余性懶出。雙扉晝閉。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遊戲。穿走長廊之間。兒來時九歲。今十六矣。諸弟少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余平生之樂事也。十二月己酉。

攜家西去。余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兒從行絕少。至是去而不返。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迹隨履而沒。悲痛之極。以爲大怪。無此事也。蓋吾兒居此。七閱寒暑。山池草木。門堦戶席之間。無處不見吾兒也。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冢人俞老。薄暮見兒衣綠衣。在享堂中。吾兒其不死邪。因作思子之亭。徘徊四望。長天寥闊。極目於雲烟杳靄之間。當必有一日見吾兒翩然來歸者。於是刻石亭中。其詞曰。天地運化。與世而遷。生氣日漓。曷如古先。渾敦禱杙。天以爲賢。挫陋癡慧。天以爲妍。跖年必永。回壽必慳。噫嘻吾兒。敢覲其全。今世有之。死固宜焉。聞昔郗超。歿於賊閒。遺書在笥。其父舍旃。胡爲吾兒。愈思愈妍。爰有貧士。居海之邊。重趺來哭。涕淚潺湲。王公大人。死則無傳。吾兒孱弱。何以致然。人自胞胎。至於百年。何時不死。死

者萬千。如彼死者。亦奚足言。有如吾兒。真爲可憐。我
庭我廬。我簡我編。髡彼兩髦。翠眉朱顏。宛其綠衣。在
我之前。朝朝暮暮。歲歲年年。似邪非邪。悠悠蒼天。臘
月之初。兒坐閤子。我倚欄杆。池水瀾瀾。日出山亭。萬
鷗來止。竹樹交滿。枝垂葉披。如是三日。予以爲社。豈
知斯祥。兆兒之死。兒果爲神。信不死矣。是時亭前有
兩山茶。影在石池。綠葉朱花。兒行山徑。循水之涯。從
容笑言。手擷雙葩。花容照映。爛然雲霞。山花尚開。兒
已辭家。一朝化去。果不死邪。漢有太子。死後八日。周
行萬里。甦而自述。倚尼渠余。白壁可質。大風疾雷。兪
老戰栗。奔走來告。人棺已失。兒今起矣。宛其在室。吾
朝以望。及日之昃。吾夕以望。及日之出。西望五湖之
清泌。東望大海之蕩涵。寥寥長天。陰雲四密。兪老不
來。悲風蕭瑟。宇宙之變。日新日茁。豈曰無之。吾匪怪

譎。父子重權。茲生已畢。於乎天乎。鑒此誠壹。

歸熙甫見村樓記。○。○。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卽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爲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爲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爲羅村云。中丞遊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於江右南昌之官廨。其後每遷官輒隨。歷東兗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少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旣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內。金潼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闌之上。前俯隍水。遙望三面臨帶。延實日焚香灑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

余閒過之。延實爲具飮。念昔與中丞遊。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幼子飮。悲悵者久之。城外有橋。余嘗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時其不在。相與憑檻。嘗至暮。悵然而返。今兩人者皆亡。而延實之樓。卽方氏之故廬。余能無感乎。中丞自幼攜策入城。往來省墓。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術徑。皆可指也。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余可以爲輓父之母乎。延實旣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桑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蚤孤而自樹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在勉之而已。

歸熙甫野鶴軒壁記。

嘉靖戊戌之春。余與諸友會文於野鶴軒。吾崑之馬鞍山。小而實奇。軒在山之麓。旁有泉。芳冽可飲。稍折

而東多盤石山之勝處俗謂之東崖亦謂劉龍洲墓以宋劉過葬於此墓在亂石中從墓閒仰視蒼碧嶙峋不見有土惟石壁旁有小徑蜿蜒出其上莫測所往意其閒有仙人居也始慈谿楊子器名父創此軒令能好文愛士不爲俗吏者稱名父今奉以爲名父祠嗟夫名父豈知四十餘年之後吾黨之聚於此邪時會者六人後至者二人潘士英自嘉定來汲泉煮茗翻爲主人余等時時散去士英獨與其徒處烈風暴雨崖崩石落山鬼夜號可念也

歸熙甫畏壘亭記

自崑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蓋圖志有安亭江今不可見矣土薄而俗澆縣人爭棄之余妻之家在焉余獨愛其宅中閒觀壬寅之歲讀書於此宅西有清池古木壘石爲山山有亭登之隱隱

見吳淞江環繞而東風帆時過於荒墟樹杪之閒華亭九峯青龍鎮古刹浮屠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余始名之曰畏壘莊子稱庚桑楚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爲使三年畏壘大熟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余居於此竟日閉戶一二子或有自遠而至者相與謳吟於荆棘之中予妻治田四十畝值歲大旱用牛輓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釀酒數石寒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忻然誰爲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

歸熙甫吳山圖記。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

之故宮在焉。尚有西子之遺迹。若虎邱劍池。及天平尚方支硯。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沈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爲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爲給事中。君之爲縣有惠愛。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爲贈。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間。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而君則亦旣去矣。何復惓惓於此山哉。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黃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爲思黃州詩。子瞻爲黃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君今去縣已三年矣。

一日與余同在內廷。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歸熙甫長興縣令題名記。

長興爲縣。始於晉太康三年。初名長城。唐武德四年。五年爲綏州雒州。七年復爲長城。梁開平元年。爲長興。元元貞二年。縣爲州。洪武二年。復爲縣。縣常爲吳興屬。隋開皇仁壽之間。一再屬吾蘇州。丁酉之歲。國兵克長興。耿侯以元帥卽今治開府者十餘年。旣滅吳。耿侯始去。而長興復專爲縣。至今若干年矣。遡縣之初。建爲長城。若干年矣。長城爲長興。又若干年矣。舊未有題名之碑。余始考圖志。取洪武以來爲縣者列之。嗚呼。彼其受百里之命。其志亦欲以有所施於民。以不負一時之委任者。蓋有矣。而文字缺軼。遂不

見於後世。幸而存者。又其書之之略。可慨也。抑其傳於後世者。既如彼。而是非毀譽之在於當時。又豈盡出於三代直道之民哉。夫士發憤以修先聖之道。而無聞於世。則已矣。余之書此。以爲後之承於前者。其任宜爾。亦非以爲前人之欲求著其名氏於今也。

歸熙甫遂初堂記

宋尤文簡公嘗愛孫興公遂初賦。而以遂初名其堂。崇陵書扁賜之。在今無錫九龍山之下。公十四世孫質字叔野。求其遺址。而莫知所在。自以其意規度於山之陽。爲新堂。仍以遂初爲扁。以書來求余記之。按興公嘗隱會稽。放浪山水。有高尚之志。故爲此賦。其後涉歷世塗。違其夙好。爲桓溫所譏。文簡公歷仕三朝。受知人主。至老而不得去。而以遂初爲況。若有不相當者。昔伊尹傳說呂望之徒。起於胥靡耕釣。以輔

相商周之主。終其身無復隱處之思。古之志得道行者。固如此也。惟召公告老。而周公留之曰。汝明勛。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當時君臣之際。可知矣。後之君子。非復昔人之遭會。而義不容於不仕。及其已至貴顯。或未必盡其用。而勢不能以遽去。然其中之所謂介然者。終不肯隨世俗而移易。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則其高世遐舉之志。宜其時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有不能自己者。當宋皇祐治平之時。歐陽公位登兩府。際遇不爲不隆矣。今讀其思穎之詩。歸田之錄。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況南渡之後。雖孝宗之英毅。光宗之總攬。遠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病恍惚。宮闈戚畹。干預朝政。時事有不可勝道者矣。雖然。二公之言。已行於朝廷。當世之人主。不可謂不知之。而

終不能默默以自安。蓋君子之志如此。公歿至今四百年。而叔野能修復其舊。遺構宛然。無錫南方士大夫入都孔道。過之者。登其堂。猶或能想見公之儀刑。而讀余之言。其亦不能無慨於中也已。

劉才甫浮山記

浮山自東南路入。曰華嚴寺。寺在平曠中。竹樹殆以萬計。而石壁環寺之背。削立千尺入天。其色紺碧相錯雜如霞。春夏以往。嵐光照遊者衣袂。踰寺東行。循九曲澗。登山之半。曰金谷巖。大石中空。上下五十尺。東西百有二十尺。裝巖爲殿。架石爲樓。鑿壁爲石佛。而棲丈六金像於其中。其石宇覆蔭佛閣。而宇之峻削直上者。猶二丈餘。望之如丹障。四時蒼溜滴瀝。其左爲僧廚。廚亦在巖石之中。巖之北壁有洞。窺之甚黑。以火燭之。深邃殆不可窮。丹障之西。障垂欲盡。石

拆而水出。小橋跨之。過橋而巨石塞其口。沿澗曲折。循石罅以入。至其中則廓然甚廣而圓。如覆大甕。如蝸螺旋折而上。上有複閣。其頂開圓竅見天。飛流從中直下數十尺。如噴珠然。巖底四周皆石岸。可容百人。可步可環坐而觀焉。以石擊其壁。響處處殊。燃火礮於其中。則如崖崩石裂。聲聞十里外。其中承溜爲石池。溢而至於巖口。則伏而不見。此所謂滴珠之巖也。若時值冬寒雨雪。或凝爲冰柱。屹立巖石之下。尤爲瑰麗奇絕。然不常有。蓋數十年乃一得之云。自滴珠西轉。是爲聞虛之峯。綠蘿巖在焉。峭壁倚天。古藤盤結。石楠女真相與。敲側被之。無寸土而堅。而壁石中拆一罅。水從罅中出。注而爲垂虹之井。出金谷而左。陟其肩。有大石穹起當道。兩棖中虛。如植玉環而埋其半於地。自遠望之。天光見其下。如弦月焉。其旁

怪石森列。如獅如象如鸚鵡甚衆。不可名狀。而首楞巖在獅石口吻內。其中鑿石爲几榻。可奕可飲。可以望江南九華諸峯。如在宇下。自首楞緣仄徑西行。有泉滴瀝不斷者。上方巖也。往時泉漫流。懸注金谷之額。自巖僧鑿石連規。引其水入廚。而金谷之簷溜微矣。自上方復西行。有圩陂。廣可數畝。其形如漏卮。其口則滴珠之飛流所自來也。自華巖之寺西行。徑山麓田野中。至松坪入之。甚深而隱。背金谷而當山之豁者。會勝巖也。巖縱三十尺。橫五十尺。卽巖內爲殿。而架閣於其右。一日坐閣上。值大雷雨。雲霧窈冥。閣前老松數十株。隱見雲際。森然如羣龍欲上騰之狀。自巖左拾級而上。爲堂三閒。曰九帶之堂。石三面抱之。門外植四松。松下則會勝之簷溜也。會勝之右。有巖曰松濤。有洞曰三曲。洞中乳石成柱。委宛覆折。而

古木蒼藤。蔽虧掩映。冬夏常蔚然。有泉冷然出其下。南流入峽中。而朝暘洞在峽西。石壁之半。梯之以登。至亭午。日景始去。自會勝左出。石壁西向。巖洞鱗次。曰棲真。曰棲隱。曰翠華。曰枕流。而五雲巖在翠華之上。望之如層樓。至壁之將盡。則嵌石覆出如廊。廊西乳石下垂。如象蹄。對峙爲柱者二。如闢三門焉。金谷巖洞類宮廷。會勝廊成列肆。自三門南出。有石龍蜿蜒南行數百丈。人亭其上。左右皆俯臨大壑。羣木覆之。溪水自陰翳中流去。鏘然有聲。自三門左轉。一徑甚狹。垂泉爲簾者。雷公洞也。中有石池。以閩人雷鯉讀書於此。故名。自會勝迤西而北。入石門。則山之頂也。其上平曠。天池出焉。有大小三天池。菰蒲被之。鰕魚羣戲於其中。又有大石坦夷。上可立千人。石理成芙蓉。經雨則紅豔如繪。石盡則菜畦麥隴彌望。如在

原野。畦隴盡則又出石骨坡陀。其側可以俯瞰連雲之峽。而危險不可下。連雲峽在會勝石龍之西。峽三方皆石壁如城。而闕其西南一面。有巖在峽口之右。石罅如蜂房。架石爲寺。鑿石爲磴而登之。冬時得南日最暖。自寺左行。有崖巍然高覆。其承雨溜者。歲久正黑。雨所不到。石色猶赭。赭黑相閒。斑駁不可狀。崖腹有巖曰野同。自野同又左。崖簷有泉懸注。側足循危徑以行。人在懸泉之內。至峽之將盡。有巖石理凹凸纖密。如浮漚。如浪波之汙汙。而崖簷之泉。鏗訇擊越。如聞風濤之聲。名之曰海島。出連雲之峽。又西北行。有巖曰壁立之巖。卽巖內爲殿。而於其前架樓以居。其上有重巖。曰石樓。其下有井不涸。其前有石臺。臺之下有洞曰鼎爐。其右有泉自峽而出。曰桃花之澗。跨澗爲橋。澗以全石爲底。雨後泉穿橋而墮。遊其

下者。自鼎爐以趨桃花之洞。則必越澗之委。仰見飛流如噴雪。其聲轟然。人語不能相聞也。踰橋而西。有巖。石壁陡立不可入。乃穴石爲門。架石爲樓而居之。名之曰嘯月。循其西壁而轉。有小洞。洞內石穴如蜂房。其數蓋百有八。名之曰總巖。壁立之右。有巖曰半月。折而北。有巖高敞曰西封。舊有大石。可羅百席。石工採其石以去。旣久而窪。積水深二丈焉。旁巖三。不知其名。皆可遊。又其西。則雲錦廊也。自壁立之左南出。石壁峭削不可攀。好事者鑿石爲磴。磴纔受足。凡百餘級。五折而上。名之曰繞雲之梯。自壁立來者。上梯以矚天池。自會勝來者。下梯以趨壁立。繞雲之南。有巖曰披雲。登其梯之半。其旁有洞曰戛玉。浮山在桐城縣治之東九十里。登山而望之。蓋東西南北皆水匯。而山石嵒嶮空虛。幾欲乘風而去。故名之曰浮

山是山也。自檣山迤邐而來。北起而爲黃鵠峯。峯之西。石壁削立千尺。上豐而下斂。其勢欲傾。有洞在其上。曰金雞。大如車輪。四分石壁。而金雞高得其三。巖絕不可登。當其蹙然下斂。有二巖。曰畢陶。臨水而幽。曰晚翠。日西夕。則巖受之。蓋與朝暘之洞平分。一日云。黃鵠之南。有巖曰摘星。地峻而險。其徑不容足。巖之前。有絕澗橫焉。遊者皆苦其難至。自摘星而下。其右有甕巖。其口隘。而其腹甚廣。其左有兩石。屹立高數丈。中距二尺許。若人斧以斯之者。名之曰夾梳之石。石之右。斷虹峽也。峽中有洞。曰涵蒼。曰橫雲。自黃鵠東南。復起而爲妙高峯。妙高者。浮山之最高處也。峯之半。有巖曰凌霄。登之。則飛鳥皆在其下。自妙高之凌霄。折而下。至西北。直上。又得醉翁之巖。下臨平原。其巖石覆壓欲墜。有僧構而居之。牕櫺皆如支柱。

然中有泉。甘冽異於他水。其旁有闕巖。他巖三面石。而此獨四面。一戶一牖。皆石以爲之。自妙高東南再起而爲餘萊峯。餘萊之南。則華巖之背。所謂石壁削立千尺者也。壁有洞二。曰定心。曰寶藏。自定心寶藏而東。有洞二。曰長虹。曰劍谷。登妙高餘萊之巔。其間多大石皆奇。有一石直立餘萊峯上。當額一孔如秦碑。而其下方石整立如連屏摺疊。煇然可數。自黃鵠北迤。是爲翠微峯。翠微峯之西南壑中。其水流而爲胡麻溪。由石龍之左。循溪以入。其石壁之洞有二。曰深遙。曰石駐。曰蛾眉。折而南。有小峽。峽有巖曰談玄。出峽而北。有石梁二。相竝而跨於溪上。溪以全石爲底。而仰承二梁爲一石。名之曰仙人之橋。雨則登橋而下。見溪水之奔流。霽則橋下可通往來。可羅几榻而居之。自翠微之東。別起而爲抱龍峯。抱龍與餘萊

竝峙金谷之前。金谷則黃鵠之東面也。登抱龍之顛。有大石。上平如砥。曰露臺。四望無所蔽。而風自遠來。甚勁。立其上。則人輒欲仆。臺之後。有洞穹然跨峯之脊。左右豁達。自東入。則西見山之林壑。自西入。則東見野之原隰。臺前有老松。松幹蚪曲。蓋千歲物云。自翠微西衍。是為翠蓋峯。自翠蓋轉而西南。則會勝連雲壁立。嘯月諸巖也。自嘯月而更西北。浮山之西面也。從其西以望之。山如石几。正方形。而丹邱一掌二巖。竝立方几之下。山之北。戴土無巖洞。而山中有青鳥。其聲百轉。獨時時往來於白雲。原注桐城山名東去浮山二十里金谷之閒。他山未之見也。又有鳥狀類博勞。日將入。則

鳴。其聲如木魚。原注此篇全學禹貢章法。浮山勝境。凡五處。一曰華嚴寺。二曰金谷巖。三曰會勝巖。四曰連雲峽。五曰壁立巖。文直敘此五處。在前如禹貢前並列九州也。後敘諸峯脈絡次第。

曰黃鵠峯。二曰妙高峯。三曰餘萊峯。四曰翠微峯。五曰抱龍峯。如禹貢之有導山導水也。其巖洞之在五

勝境前後左右者即附在本境之後其不在五勝境之內而見於諸峰之上者附在諸峰之後有與前相關復爲點次如九州既在壺口碣石而導山導水復見之非復亂也浮山所在及其所以名敘在中閱奇

劉才甫寶祠記

桐城縣治之西北有寶祠邑之人所建以祀蜀人寶成者也。明之亡，流賊將破桐城，成有救城功，故邑人戴其德而建祠以祀之也。當是時，賊攻城甚急，城堅不可卒下，賊時去時來，巡撫安慶等處部將廖應登率蜀兵三千人爲防禦，時賊不在，應登將兵往廬州，經舒城，方解鞍憩息，而賊騎突至，遂劫應登去。賊顧謂應登曰：「今欲誘降桐城，汝卒中誰可遣者？」應登曰：「宜莫如寶成。」賊問成若能往否，成許之，無難色。賊遂以二卒持兵夾成，擁至城下，使登高阜呼城守而告之，成諦視，見所與相識者，乃大呼曰：「我廖將軍麾下

寶成也。賊脅我誘若令降。若必無降。若謹守若城。且急使人請援。賊今穿洞。洞皆石骨不可穿。計窮且去矣。夾成之二卒。卒出不意。相顧驚愕。遂以刀劈其頭。腦出而死。自是守兵始無降賊意。益晝夜謹護城。而密使人之安慶請援。援至而城賴以全。當明之季世。流賊橫行。江之北鮮完邑焉。而桐以蕞爾。獨堅守得全。雖天命。豈非人力哉。成本武夫悍卒。然能知大義。不爲賊屈。捐一身之死。以卒全一邑。數萬之生靈。有功德於民。則廟而食之宜矣。彼其受專城之寄。百里之命。君父之恩。至深且渥也。賊未至。而開門迎揖者。獨何心歟。夫以一卒之微。而使一邑之縉紳大夫。莫不稽首跪拜其前。豈非以義邪。又況士君子之殺身以成仁者哉。吾觀有明之治。常貴士而賤民。誦讀草茅之中。一日列名薦書。已安富而尊榮矣。繫官於朝。

則其尊至於不可指。而百姓獨辛苦流亡。無所控訴。然卒亡明之天下者。百姓也。後之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劉才甫遊凌雲圖記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非山水之能娛人。而知者仁者之心。常有以寓乎此也。天子神聖。天下無事。百僚庶司。咸稱厥職。乃以蒞政之餘暇。翛然自適於山岨水涯。所以播國家之休風。鳴太平之盛事。施廣譽於無窮者也。南方故山水之奧區。而巴蜀峨眉。尤爲怪偉奇絕。昔蘇子瞻浮雲軒。冕而願得出守漢嘉。以爲凌雲之遊。古之傑魁之士。其縱恣倘佯。而不可羈縻以事者。類如此與。吾友盧君抱孫。以進士令蜀之洪雅。地小而僻。政簡而明。民安其俗。從容就理。於是攜童幼。挈壺觴。逶迤而來。攀緣以登。坐於崇岡積石之

閒。超然遠矚。邈然澄思。飄飄乎遺世之懷。浩浩乎如在
在三古以上。於時極樂。既歸里閒居。延請工畫事者。
畫盧公載酒遊凌雲也。古今人不相及矣。昔之人所
嘗有事者。今人未必能追步之也。乃子瞻之有志焉
而未畢者。至盧君而遂能見之行事。則夫盧君之施
澤於民。其亦有類於古人之爲之邪。於是爲之記。

古文辭類纂五十九

揚子雲州箴十二首

鼎按子雲本傳云箴莫善於
 虞箴作州箴藝文志以州箴
 列於儒家此本錄從藝文類
 聚別無善本蓋多舛誤子雲
 文尚奇詭而趙充國頌及此
 文獨平易蓋箴頌之體宜爾
 也漢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刺
 史部十三州晉書地志以冀
 幽并兗徐青揚荆豫益涼及
 朔方交趾是為十三部而田
 仁於天漢大始之閒嘗刺舉
 三河又在漢十三部之外其
 征和四年置司隸校尉又其
 後罷所領兵而使察三輔三
 河宏農於是無三河刺史而
 有司隸是武帝時共十部而
 也昭帝初以河內屬冀州河
 東屬并州則司隸但有三州
 宏農河南其後成帝罷刺史
 置州牧哀州牧焉司隸刺史
 又改省哀州牧司隸刺史雖
 帝時省哀州牧司隸刺史雖
 復其官但屬大司空比於司
 直故本紀謂之正司空直於
 蓋自是佐三公舉朝廷不法
 者而已不復如成帝以前之

督部諸郡三輔也故自成帝

州司隸但所史部言之分屬於豫涼二

帝元始三年屬其州名史亦

不詳獨賴州子雲是箴而知

方蓋設雍州以易涼州而朔

家交州部王莽於并改州而

經此十三州必引禹貢所謂應

獻犀牛其交元始二年黃支國

焉然則其文必平帝時作當

蓋使入定為地者是也故漢

理志與州箴同舉元始二年

每郡國必曰屬某州而三輔

水十餘郡獨雍州所屬此以

雍州乃王莽專擅時所置之

郡屬某州除之爾其實志內某

縣子雲代嶺十二首

漢平帝以前郡國分屬諸州

之制莽所云不應經者皆不
復可詳也自是迄莽之亡皆
十二部建武中興改雍州為
司隸而復設涼州乃復為十
部三〇〇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嶽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
夾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為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
冀州麋沸。炫沅如湯。更盛更衰。載縱載橫。陪臣擅命。
天王是替。趙魏相反。秦拾其敝。北築長城。恢夏之場。
漢興定制。改列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
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周宗自怙。云焉有
予隳。六國奮矯。渠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游。彭蠡既豬。陽鳥攸處。橘柚羽貝。
瑤琨篠簜。閩越北垠。沅湘攸往。擴矣淮夷。蠹蠹荆蠻。

翩彼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垤。莫躓於山。咸跌於
汙。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
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干。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
不親。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泰伯遜位。基吳
紹類。夫差一誤。泰伯無祚。周室不匡。句踐入霸。當周
之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侯甸畔逆。元首不可不思。
股肱不可不孳。堯崇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
執籌。

荊州牧箴

幽幽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降。
荆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
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
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予奪。亦有成湯。果秉其
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荆。風慄以

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荆。敢告執御。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羣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邱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周卒陵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於海宇。大野既瀦。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實列藩蔽。侯衛東方。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祇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勦絕其緒。祚降周任。姜鎮於

琅琊姜氏絕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邱山。本在萌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兗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道。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絲締紵。濟漯既通。降邱宅土。成湯五徙。卒都於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雖雉。祖己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厥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雞是晨。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復能耽。甲子之朝。豈復能笑。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歆獻。厥居爲墟。牧臣司兗。敢告執書。

豫州牧箴

郁郁荆山。伊維是經。滎播臬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拏。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鷄墟。

四隩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捐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於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於孫子。至赧爲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閭闔。畫爲雍垠。上侵積石。下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匡。每在季主。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宇。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以徂。列爲西荒。南排勁越。北啟彊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蓋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綴衣。

益州牧箴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繇堙降陸。於時入都。厥民不隩。禹導江沱。岷嶓啟乾。遠近底貢。磬錯柝丹。絲麻條暢。有稷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溫飽。帝有桀紂。酒沈頗僻。遏絕苗民。滅夏殷績。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爲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於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爲十二。光羨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阨幽州。戎夏交逼。伊昔唐虞。實爲平陸。周末薦臻。迫於獯鬻。晉失其陪。周使不徂。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獫狁。羨及東胡。強秦北排。蒙公城墮。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

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鍼芒。牧臣司幽。敢告侍旁。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日用爽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難。斃於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牧臣司并。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荆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於季報。

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杭海二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揚子雲酒箴 ○ ○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徽。一日東甌。礙爲嘗所輟。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崔子玉座右銘 ○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勿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
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
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張孟陽劍閣銘

○○

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笮。
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
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
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
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
萬夫趨赴。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
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
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
公孫旣滅。劉氏銜壁。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

敢告梁益。

韓退之五箴

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早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爲。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辨。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嗷嗷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勿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讐。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讐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唯恐有聞。

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拚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拚以媒怨。汝曾不悟。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李習之行己箴。

人之愛我。我度於義。義則爲朋。否則爲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乃陷於惑。內省不足。愧形於顏。中心無他。曷畏多言。惟咎在躬。若市於戮。慢虐自他。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遠於此。其何不爲。事之在人。昧者亦知。遷焉及己。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爲我師。

張子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
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
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
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
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
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
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
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
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
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
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蘇子瞻徐州蓮華漏銘。○。○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能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昶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聖訓爲無不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崑崙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瓶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爲吏者如瓶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

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蘇子瞻九成臺銘。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旣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嘗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竝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綿。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

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燦然畢陳於前矣

古文辭類纂六十

限限未嘗... 氏美善... 世而不... 其幸其... 自由泰... 既... 然... 然... 然...

頌贊類

古文辭類纂六十一

揚子雲趙充國頌。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於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韓退之子產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於鄉之校。衆口囂囂。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

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虜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

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恆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亳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陟。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爲偶。道之爲大。爲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旣得其仁。猶病其久。恆人所疑。我之所大。嗚乎遠哉。志以爲誨。

蘇子瞻韓幹畫馬贊 ○ ○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擇所由濟。跼蹐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爲廐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爲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支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蘇子瞻文與可飛白贊。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與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爲止此矣。旣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

流水之舞苻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古文辭類纂六十一

古文輯錄卷六十一

...

...

...

...

...

辭賦類

古文辭類纂六十二

淳于髡諷齊威王○○○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

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希鞞鞠臆。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莫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屈原離騷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

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昔二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旣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初旣與余成言兮。

後悔遯而有佗。余旣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

余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

兮。雜杜蘅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埃時乎吾將

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以上言以道

不改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

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

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

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

長顛頷亦何傷。擘木根以結蔭兮。貫薜荔之落蘂。矯

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纒纒。謇吾法夫前修兮。非

時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二句疑誤倒蓋涕

此語已有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旣替

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

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詠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偈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忼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鷲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言上
入之害而將擗于死。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邱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言吾挾此德美

將適四方乎若居楚國芳菲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

彌章安能使人之不忘乎常當作恆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

好修以為常避漢諱改之可懲以上言欲退隱不涉世患而不能也此段

即漁父篇之義又揚子雲反離騷所云棄由于此已解其難屈子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

婞直以亡身兮終然天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

兮紛獨有此姱節蕢葦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

夫何瑣獨而不予聽以上設為女嬃辭依前聖以節

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

辭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啓九辯下十六

之致禍湯禹四句皆言得道君之致福啓之失道載逸書武觀篇墨子所引是也屈子以致福澆並斥為康

娛王逸誤以夏康連讀解為太康偽作古不顧難以

文者遂有太康尸位之語其失始於逸也

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
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

疆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
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
宗用而不長。湯禹嚴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
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
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
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
可服。阡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
正柄兮。固前修以菹醢。曾獻歆余鬱悒兮。哀朕時之
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以上言以此
心正於舜而
無愧又安能不為善也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馳
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余上征。此下承往觀乎四荒
極言之而卒歸於不
可所謂發乎情止乎理義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
留此靈瑛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
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

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
臾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蜚廉使奔屬鸞皇爲
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又繼
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紛總
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闔兮倚閭闔
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
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
而緜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邱之無女溘吾遊此
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
可貽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解佩纒以結
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
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槃保厥美以驕
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
求

求

處妃者蓋后羿之妻天問所謂妻彼洛嬪者是也
言方令蹇修爲理而彼乃難於遷而歸我而反適

無道之羿相從於驕傲無禮何足顧耶羿自鋤遷於窮石窮石是羿國凡淮南子山海經之類多依楚詞妄爲附會皆不足據上言相下女故覽相觀於四極處妃有娥二姚皆下土女非謂神也
今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鳥旣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旣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以上言將以此中正適於茲世其於楚也則如天閨之不
通是哲王不寤也其於異國則世無賢君相從驕傲或有賢而非我偶如佚女之不可求是閨中邃遠也
索瓊茅以筵筮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汝何所獨無芳

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
美惡。人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
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
理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以上

詞

氛之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

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竝
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
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皋繇而能調。
苟中情其好修兮。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
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
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
其未央。恐鸛鳴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何瓊佩
之偃蹇兮。衆夢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亮兮。恐嫉
妬而折之。時續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

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

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靈氛第言世之幽昧

而已。巫咸則言黨人之害。益深中材畏而從之矣。是既無復同志之人而居此則必遭其折害而死其勢

益危矣。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

俗兮。苟得列乎眾芳。椒專佞以慢諂兮。糞又欲充其

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從

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

江蘼。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

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

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以上皆巫靈氛

既告余以吉占兮。言承靈氛則巫咸在其內矣。歷吉日乎吾將行。

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靡以為粢。為余駕飛龍兮。雜

瑤象以為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上處

妃有娥一節。猶言求女靈氛巫咸二節。亦以求女為言。欲其擇君而事也。至此節則知求女之必不可矣。

姑遠逝以自疏。遨遊娛樂如遠遊一篇之旨而卒亦不忍則死從彭咸焉而已也。 澶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竝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移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旣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屈原九章

惜誦○○○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
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
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
而贅肱。忘儼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
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
不遠。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
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也。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
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思君其莫我
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
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羣以顛越
兮。又衆兆之所哈也。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
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鬱邑余侘傺
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詰兮。願陳志
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

際之煩惑兮。中悶瞽之饨饨。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熱羹而吹齋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為此援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鮪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矧弋機而在上兮。罟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偃仰以干際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胖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擣木蘭以矯蕙兮。繫申椒以為糧。播江蘼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恐情質

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橋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篇疑此篇與離騷同時作故有重著之語

涉江 ○ ○ ○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日余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欵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臯。邸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溱浦余儻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

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哀郢 ○ ○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發郢而去閭兮。惻荒忽其焉極。楫楫壘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

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余所蹠順風波
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為客凌陽侯之汎濫兮忽翺翔
之焉薄心絀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
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
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與而忘反背夏浦而西
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
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
兮鄆疑懷王時放屈子於江南在今江西饒信地處
鄆之東蓋作哀鄆時也頃襄再遷之乃在辰湘之
間處鄆之南作涉江時也招魂曰廬山漢初廬江郡猶
薄廬江古即彭蠡之水故山曰廬山廬江郡猶
入江南後乃移郡江北地志云廬江出陵陽界及此
故屈子曰當陵陽之焉至言不意其忽至此也其後
陵陽南界乃益狹乃僅有今南陵銅陵縣耳運舟下
浮者乘流下也上洞庭下江者言其處
地之上下非屈子是時已南入洞庭也
如曾不知夏之為邱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
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

不可涉。忽若因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
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感。外承歡之灼約兮。謹荏弱而
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披離而鄣之。彼堯舜之抗
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
僞名。憎愠倫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踐躒而日
進兮。美超遠而踰邁。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
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邱。信非吾罪而棄
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抽思○○○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
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
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優優。願遙赴而橫奔兮。覽
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辭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
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旣

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脩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歷茲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亡。言所陳成敗得失無不耿著其言猶在而至今不已。驗乎何獨樂斯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少歌曰。與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胖獨處此異域。旣惇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遠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

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此承上文言我初陳言明知施

禍乎懷王入秦渡漢而北故託言有鳥而悲傷其南

望郢而不得反也故曰雖流放睠顧楚國繫心懷王

欲返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

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

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言懷

信直而為秦欺矣又無行理為通一言王尚不知余

用蓋皆小人之為利者耳一旦主遭憂辱則棄而忘之

冀如瑕生之於晉惠子展子鮮之推挽衛獻者安可

得哉屈子所以痛心於理弱矣亂曰長瀨湍流沂江潭

今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歲嵬蹇吾願兮超回

志度行隱進兮低徊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瞽容實沛

徂兮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

思作頌聊自救兮懷王之事不可追矣聊作頌為戒

之一悟此篇悲傷懷王之拘困于秦其辭致為悽切

既自抒忠愛亦所以厲頃襄報仇之心而是時君臣

方躑逸樂惡聞國取此令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尹子蘭所以聞之大怒也

懷沙 ○○○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眇兮
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薶。撫情效志
兮。冤屈而自抑。矧方以爲圓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
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內直質重兮。大
人所賊。巧倖不斷兮。孰察其揆。正玄文處幽兮。矇謂
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以爲黑兮。倒
上以爲下。鳳皇在箴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
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
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
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
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
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遷兮。孰知余之從
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

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慙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莫。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拂，道遠忽兮。曾吟恆悲，永歎喟兮。世旣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獨無匹兮。伯樂旣沒，驥將焉程兮。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橘頌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圓實搏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緼宜修，姤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

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
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籍疑此篇尚在懷王
朝初被讒時所作故
首言后皇末言年歲雖少與涉江年既老之時異矣
而閉心自慎之語又若以辨釋上官所云每一令出
平伐其功之爲誣也

悲回風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
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
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僞之可長。鳥獸鳴以號羣
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
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
更統世以自況。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
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惟佳人之獨懷兮。折
芳椒以自處。曾獻欬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
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

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糾思心以爲纏兮。編愁苦以爲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佩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歲留留其若頽兮。時亦冉冉而將至。殯蘊槁而節離兮。芳已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唵而拭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藐蔓蔓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陵大波而流

風兮託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
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
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
馮昆侖以瞰霧兮。隱岐山之清江。憚涌湍之盭盭兮。
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
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飄幡幡其上下兮。翼
遙遙其左右。汎涵涵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觀炎
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
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
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不去兮。刻著志
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悠悠。浮江
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
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絀結
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思美人。○。○。

思美人兮。攬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
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日以舒中情兮。志沈
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
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晟兮。遭玄鳥而
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
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
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旣覆而馬顛兮。蹇
獨懷此異路。勒騏驎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逡
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嶧冢之西隈兮。與纁
黃以爲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
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攬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
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篇薄與
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

異吾且儻侗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中心兮。揚厥馮而不埃。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令薛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莫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惜往日 ○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嫉。祕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厲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激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

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賊氣志而過之。何貞臣
之無辜兮。被讒謗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
而備之。臨江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
絕名兮。惜靡君之不昭。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
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鄣靡而蔽
隱兮。使貞臣而無由。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
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
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
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
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
之。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訛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
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
何芳草之早夭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靡
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

佩。妒。佳。冶。之。芬。芳。兮。萋。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
容。兮。讒。妒。入。以。自。代。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
意。情。寃。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乘。騏。驎。而。馳。騁。
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汎。泝。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
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寧。溘。死。而。流。亡。兮。
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靡。君。之。不。識。

古文辭類纂六十二

辭賦類二

古文辭類纂六十三

屈原遠遊

○○○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之汙穢兮。獨菀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遙思兮。招愴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至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寢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絕氛埃而淑郵。

兮。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
恐天時之代序兮。曜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
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
可與玩斯遺芳兮。長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
將焉所程。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
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餐六氣而飲沆
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澂兮。精氣入而
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
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
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滯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
兮。于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
德之門。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于丹
邱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于湯谷兮。夕晞余身兮。
九陽。吸飛泉之微波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頰以晚

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灼灼兮神要眇以淫
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
兮野寂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
命天闔其開闔兮排閭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
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
朝發軔于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闔屯余車之萬乘
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蛇
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耀服偃蹇以低昂兮
驂連蜷以驕驚騎膠葛以雜亂兮班曼衍而方行撰
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
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未光兮陵天地以徑度風伯
爲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皇翼其承旂兮遇蓐
收乎西皇擎彗星以爲旂兮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
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時曖曖其曛莽兮召玄武

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爲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揭橋。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涉青雲以汎濫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汎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潤瀼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處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列螭象而並進兮。形繆虬而透蛇。雌蜺便娟以曾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裴回。舒并節以馳騫兮。連絕垠乎寒門。軼迅風于清源兮。從顛頊乎增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閒維以反顧。召黔羸而見之兮。爲余先乎平路。

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太初而爲鄰。

屈原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啜訾。嚙慄。斯啞。嚙嚙。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抗軌。與馬之

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屈原漁父

屈原既放。遊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于園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溷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歠其醪。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

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古文辭類纂六十二

宋玉九辯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僚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沈寥兮。天高而氣清。宋繆兮。收潦而水清。懣悽增歎兮。薄寒之中人。愴怳兮。去故而就新。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寞而無聲。雁噫噫而南遊兮。鷄雞啁晰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亶亶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悲憂窮蹙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兮。來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駕兮。竭而歸。不得見

兮心悲倚結軫兮太息涕潺湲兮霑軾慷慨絕兮不
得中瞽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怍怍兮諒直○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白露旣下降百草
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
離芳藹之方壯兮余委約而悲愁秋旣先戒以白露
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坎際而沈
藏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拏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
兮柯彷彿而委黃薊櫛摻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
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擘駢轡而下
節兮聊逍遙以相羊歲忽忽而適盡兮恐余壽之弗
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狂攘澹容與而獨倚
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
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

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嗟無以異
於衆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
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
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
而迎吠兮。闢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
何時而得乾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卻騏驥而不乘兮。
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
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駟跳而遠去。鳧鴈皆喑夫梁藻
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鋸
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
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
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
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

鳳凰高飛而不下。烏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餒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微幸而有待兮。汨莽莽罔與。墜草同死。願自直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晟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蹇充倔而無端兮。

汨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

靚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悞而有哀。春秋連連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滅毀。歲忽忽而道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幸兮。然招悵而無冀。中潛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歎。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嶮廓而無處。事亶亶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

何汎濫之浮雲兮。焱靡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霽曠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料而願忠兮。或黜黜而汙之。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黩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

多端而膠加。被荷凋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
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愠淪之修美兮。好
夫人之慷慨。衆踳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
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繇繇而多私兮。竊
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今修
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憊
忽而難當。卒靡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
兮。心焉取此怵惕。乘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
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遭翼翼而無終
兮。恠惛惛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效。
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
兮。直恟愁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翺翔之焉薄。
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

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訾之。
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怱怱之願忠兮。
妒被離而鄣之。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
雲中。乘精氣之搏搏兮。驚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
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躍
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道飛廉之衙衙。前輕鯨之鏘鏘
兮。後輜櫜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
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摧而爲臧。賴皇天之厚德
兮。還及君之無恙。

宋玉風賦○○○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
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
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
曰。夫風者天墜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

焉。今子獨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澗滂。激揚慄怒。眩眩雷聲。迴穴錯迥。蹙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榷。胸渙粲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陵高城。入於深宮。邸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翺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蘅。槩新夷。被萸楊。迴穴衝陵。蕭條衆芳。然後徜徉中庭。北上玉堂。躋於羅幃。經於洞房。迺得爲大王之風也。故其風中人狀。直慙悽淋慄。清涼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醒。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

夫庶人之風。喦然起於窮巷之間。掘堞揚塵。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動沙堞。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激溷鬱邑。毆溫致溼。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脣爲胗。得目爲矐。啗齧嗽。嘍。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宋玉高唐賦 ○ ○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岨。日爲朝雲。莫爲行雨。朝朝莫莫。陽臺之下。日朝視之。如言。故爲立觀。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

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嚙兮。若松樹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郭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曰。寡人方今可以遊乎。玉曰。可。王曰。其何如矣。王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曾累。登巉巖而下望兮。臨大隄之稽水。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漚洶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並入。滂洋洋而四施兮。蒼湛湛而不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卻會。崒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礫礫礫而相摩兮。熿震天之磴。磴巨石溺溺之灑灑兮。沫潼潼而高厲。水澹澹而盤紆兮。洪

波淫淫之溶裔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猛
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
鵬鷲鷹鷂飛揚伏竄股戰脅息安敢妄擊於是水蟲
盡暴乘渚之陽黿鼉鱣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蛟螭
蜿蜿中阪遙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
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葩葉覆蓋雙椅垂房
糾枝還會徙靡澹淡隨波闡蕩東西施翼猗狔豐沛
綠葉紫裹朱莖白蒂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
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長吏隳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
使人心瘁盤岸巘岈裋陳磴磴盤石險峻傾崎崕隕
巖嶇參差縱橫相追陬互橫牾背穴偃蹠交加累積
重疊增益狀似砥柱在巫山之下仰視山巔肅何芊
芊炫燿虹蜺俯視靖嶸窅窅窈冥不見其底虛聞松

聲傾岸洋洋立而熊經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悠悠忽忽
忽忽悵自失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賁育之斷不能爲
勇卒愕異物不知所出縱縱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
神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
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秋蘭芷蕙江蘼載
菁青荃夜干揭車苞并薄草靡靡聯延天天越香掩
掩衆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王雎鷓黃正冥楚
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啾啾當羊遨遊更唱迭
和赴曲隨流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
穀進純犧禱璇室醮諸神禮太一傳祝已具言辭已
畢王乃棄玉輿駟蒼螭垂旒旌旆合諧絃大弦而雅
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於是調謳令人怵悵懔懔脅
息增欷於是乃縱獵者基址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
聲弓弩不發罟罕不傾涉澆澆馳莘莘飛鳥未及起

走獸未及發。弭節奄忽。蹠足灑血。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王將欲往。見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簡輿玄服。建雲旆。蜺爲旌。翠爲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九竅通鬱。精神察。罔延年益壽千萬歲。

宋玉神女賦 ○ ○ ○

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堂之事。其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玉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爾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王曰。狀何如也。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旣無。世所未見。瓌姿瑋態。不可勝贊。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

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擘兮如花。溫乎如瑩。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縠。盛文章。極服妙采。照萬方。振繡衣。被袿裳。穠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龍。乘雲翔。嬾被服。悅薄裝。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旣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疎。不可盡暢。他人莫睹。玉覽其狀。其狀峩峩。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蛾揚兮。朱脣的

其若丹。素質幹之醲實兮。志解泰而體閒。旣婉孌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閒。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舞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澹清靜其悒懣兮。性沈詳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旣遠兮。若將來而復旋。塞余幃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結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煢煢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頰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

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徊腸傷氣顛
倒失據闇然而冥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
悵垂涕求之至曙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短宋玉曰玉為人體貌閒
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
徒子之言問於宋玉玉曰體貌閒麗所受於天也口
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
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
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
若臣東家之子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
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
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
蔡然此女登牆闚臣二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

然其妻蓬頭鬢耳。齷齪歷齒。旁行踽儻。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爲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爲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爲守德。謂不如彼矣。言玉之意以爲美色必能愚亂人且夫南楚窮巷之邪臣之守德尚不至如彼所慮也妾焉足爲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睹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爲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臣少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閒。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鷓鴣喈喈。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贈以芳華辭甚妙。於是處子悅。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潔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因

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曰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鯢。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鬣于碣石。暮宿于孟諸。夫尺澤之鮪。豈能

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郟邳者，羅鷺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

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
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鄰國
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績繳蘭臺飲馬西當作南河定魏
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
寶弓落新繳射囓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
東莒夕發沮邱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
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
抵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
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
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日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
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
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
王出寶弓落新繳涉鄆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
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

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
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
鼓抵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
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
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
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
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
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

莊辛說襄王○○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
與壽陵君專淫泆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
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
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
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

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驪。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蚩蚩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嚼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

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嚼鱖鯉。仰嚙陵
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颻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
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落盧。治其繒繳。將
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礮礮。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故
晝游乎江湖。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
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游乎巫山。飲茹溪之流。
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
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
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
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
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
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
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
變怍。身體戰慄。于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

淮北之地

玉鼎按以弋說襄王及莊辛篇此與漁父宋

史公褚先生劉子政悉載敘之以為事實為失其旨已

楚史以襄王問之賈

而不以天下國為務建而不收夫將封或受命乎秦

賈徒辭文累而遺其初文全與文無異其要楚文中

古文辭類纂六十四古夏對華翁臨刻古與書刻古

讓子以未絲而展文也兼靈對文事其教古也王

文中而不以國定為事不禮天子符式受命乎靈王

貪欲然文愈其師也矣古辭變文與文無異乎高慈

文事因具以禮讓乎高勉保讓乎巫山煥哉奚文亦

畫讓乎以政文讓乎鼎讓夫黃龍其小吉也恭靈對

以乎平百四文也如靈存傳也然其風而封矣始

又無爭也乎不味夫傳古式讓其其讓其其讓其

餘奮其六隔而致也風隨隨乎高讓自以無無患與

黃龍因異以讓乎以讓乎大器讓其讓其讓其